〈點交事宜〉

1 月 5 日，天氣是鞋櫃

感應卡的契約：
它願意打開新容器
擁抱新的花、新的慵懶、新的
陌生人，磁卡的聲響會催促
快聽聲音，你是家
家是你

白牆的法則：
剪下生活慢慢貼上
空白的日子，空白的生活
於是你有明信片、海報、註記事項、待買清單
雨衣、無痕掛鉤、碰撞或移動重物的痕跡
碎片拼湊出
一片灰樸樸卻完整的家
白牆說（即使他不再白亮）

垃圾子母車與出沒地：
地下一樓早安午安晚安
你們的幸福
他需要祝福好好回收、檢視、分類
有失落的歡愉後的古蹟
請連同異味一起保密

不知道對應那個區塊的燈：
上鍵是開，下方是客廳
不是房間，廚房在左邊
生澀是緩慢又遲疑的黑色
請燃起請點亮
我們的家
你的家

電風扇只是覺得涼爽：
好爽，像家一樣
調整家居 ECO 模式，舒眠模式

調整自己
調整左心房家的模式
好爽，像家一樣

〈對弈〉

5 月 5 日，天氣是楚河漢界

公園木椅上兩種
肅殺又古老的臉色
對峙，局勢讓時光結凍
旁觀者圍成了城

計算了第七十七步死手，陰影
爬上耆老額頭
吸吐之間，社宅與大廈紛紛蹲低身子
柏油路微微張開樹蔭
像是一種陷阱啊
我看著磚道上的雀鳥布陣

白板樹劃開草坪的矩陣
那地界，比房市夢幻
我也成為其中的馬和車
寶馬或城堡

羨慕起老將軍
住在那四方形的國宅裡
自由也不自由
不自由也自由

陽光閃了一下，老者眉頭
動了一下，手指小小
抓起一棟小小的建物，那上頭
書寫自己的意志
俏皮了一下
狡黠了一下

座落自己
生命的大宅院
啊！一生也就落成完「自己」的建築了

〈三樓望去最不願意的風景〉

6 月 30 日，天氣是一對光屁股

一件尊嚴
一件尊嚴
一件尊嚴
他攤平自己掛在
欄杆上等待曬乾

一對屁股
一對屁股
一對屁股
背向陽光與赤裸的方位
遮蔽全世界，只有坦承的
剛送洗的新汗衫
套在老國王身上

一棵太突兀的樹，見不到林
一隻鳥
數個條子埋伏
居民等待放槍，又等待茶杯口
一朵閒閒沒事的菊花

一排上衣
一串衣物
他堅持把節奏夾入後陽台傍晚
日跟夜最中間
最剛好的縫隙

彷彿眾人的驚嘆號與拉簾
是置放藝術品的最後
一個步驟，阿伯直立，沐浴空氣
那是一種無聲
潔淨與污穢

短時間我也崇敬了起來，尤其是
孩子探尋父親的視線是否

在公園樹梢發現了候鳥或樹巢

佇立成耐心
或搭配一些變葉木的語言
我無法寄居在
最誠實的殼裡

無法成為赤誠的子民，無法
揭露自己
在水泥牆下好好偷窺的我
竟有點放心

〈二手物認領公告〉

8 月 14 日，天氣是透明魚缸

老公把它放在大廳置物桌
貼著一張便條紙
標記曾經愛過的魚或是招募
新的尾鰭和造景
這麼隨意自然曬在住戶 line 群組上

剔透而易碎的感情
等待宿主輪換
住宅，人與關係，時間的
春夏秋冬，光陰顯得廉價
比二房型的租金還要便宜

老婆在留言的後面，她很怒
你以為我沒看見嗎
你以為可這樣動我的東西嗎
你以為你是誰我是誰
以為我們可以一直擁有
或是一直窩藏在
大大圓圓的玻璃窗裡面

謝謝，我拿走了，正好有一批
孔雀魚，成群線性的
從傍晚的框格中游過
於是客倌與觀眾紛紛湊近
社群軟體介面
鼻子緊貼著，等待

你們以為有風雨，有鍋鏟
有八卦借宿在語句中
搖搖灑灑生命中的鹽
以為晚上已經預備飯後的語彙與食料

以為自己最笨或
最聰明

老公抓抓頭，變成一隻金魚
從遺忘的世界出發
不小心（宣稱）喪失記憶的鑰匙
不小心（宣稱）遺落大掃除物品
不小心（宣稱）忘記有老婆大人的叮嚀

和平小鎮村過了一天，明天沒有了
老公，差點也成為
一種住宅內最肥大最沒用處的

二手物品

〈不公平小姐〉

11 月 15 日，天氣是不公平

二房型跟三房格局比較
是不公平的
抽油煙機同電熱水器比較
是不公平的
租金、房貸、頭期款
是不公平的

陽台地板與增肥的左心室
狹窄的血管與廚房走道
床鋪堆疊山脈，縫隙中相互猜忌
是不公平的

是公平的
大雨過後，必定有首批蝸牛橫行
颱風會翻覆
每個過分腫脹的紙箱
從廣告牌到流浪狗
彷彿世界都明瞭居住的法則

是不公平的，尤其都市重劃區中
一座村莊突兀降生在肌膚表皮
像一顆病毒疣
對繭不公平，對雞眼更不公平

在不同格局或地段的建物
爭吵聲很公平地
平均分配在每個房間，擁有
相似的坪效與價值

偏偏這時候她尖叫大吼著：
不公平！不公平！

（分貝數是公正的。）

小女的玩具球傾斜
月亮的情緒
身為鄰居的我頓時覺得

不怎麼公平了